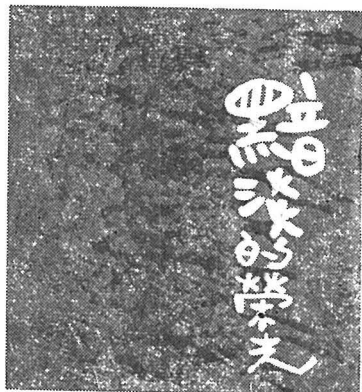




毛鑄倫

歷史的趣味是無可取代的，它的趣味性在我們關切地回顧它時，更能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或者可以這樣說，歷史的趣味性大部分來自它是我們正生活於其中的現在之構成原因，同時，它也使我們覺悟到自己前途中的可能遭遇，以及在未來的歲月裏，什麼是我們可以盼望的，而什麼不是。

這本歷史小說年輕的譯者史耀古先生，一九四七年生，蒙古卓索圖盟吐

書名：人類的帝王——成吉思汗傳
作者：哈羅蘭姆 Harold Lamb
譯者：史耀古
出版：桂冠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
頁數：二百七十一頁，二十四開本

默特右旗人，其蒙古姓名音譯叫「西方·霸克鐵木耳」，目前專力於蒙古史的研究工作。筆者認為本書由此人譯出，更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因為我們從譯筆的字裏行間，尤其在譯者的註語中，不難清晰地讀出他對自己祖先和族人真誠的崇敬與維護。成吉思汗生於一五五年，卒於一二二七年，在他七百年後的一位子孫能以這樣的工作來追思他們，這多少是值得感動與感慨的。

對於本書的介紹，筆者不擬追究其考證細節。公平言之，以一篇西方人寫的東方歷史小說看它，作者對環繞於成吉思汗的時空背景的描寫相當生動逼真，頗值欽佩。而譯者精闢的蒙古史素養，亦不時指給讀者一種正確方向的了解，並提供了更準確的歷史和地理知識，更為本書值得稱道的特點。但本書在若干敘述上實流露出作者個人或屬於西方人立場的觀點，這是值得我們加以討論的。

歷史事實當然是冷酷且不容抹煞的。蒙古民族自成吉思汗崛起後，成就了空前的霸業，這種鼎盛的局面，約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一直持續到十五世紀初葉，之後便不免趨於衰微。而蒙古大帝國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在十六世紀中葉，被莫斯科大公人稱恐怖伊凡者推翻了蒙古統治，自立為沙皇後，便無由再見，此亦事實。本書作者雖有意曲筆掩飾，但在行文中仍可讓讀者會意出，這是一篇野蠻民族的興衰史，即使他也言及關於蒙古人的若干屬於文治方面的功績，與它的積極的、或對文明的影響。但筆者以為，書中多次描寫蒙古人對所擄獲的俘虜，在班師途中加以役使，且必在重返戈壁老家前悉

數加以屠殺；以及蒙古大軍對於不迎風而降的城市，一定澈底毀滅諸節，解釋爲蒙古人對人類生命有特殊的看法，因爲他們認爲人類的生命是沒有價值的，屠殺並非基於怨恨，只不過是想了結他們罷了。這種說法是有嚴重偏差的。

蒙古人對人類的生命到底有什麼樣的一種固定的觀點？這是很不容易說明白的，就像世界上許多民族在同一問題上的觀點一樣。我們能以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和日本人對中國侵略時所犯的殘暴罪行來判定西方人或日本人的對生命的觀念嗎？我們能以二次大戰時日本、德國的所做所爲以爲此即他們的對人類生命總的態度嗎？通常我們並不這樣看，這倒不是說人應該輕易地忘懷他的祖先或自身所遭受的異族的殺戮殘害，只不過凡文明人總懷抱着與人爲善之念，這才是歷史進步，人類理性化的真正動力。歷史的功能不應只是仇恨的傳遞，不論它是以任何方式。

本書所描寫的蒙古鐵騎與其領袖征戰之勇猛，克敵意志之堅強，戰略戰術運用之快捷有效，十分精采，但我們客觀來看，這些長處不外是歷史上任何以武力爲後盾而得享盛大興起的民族的共同點，其中所包含的失敗一方的血淚實是無法避免，然而在歷史的過程中，蒙古人所建立的空前大帝國，反而在各個部分逐一地被當地的優勢文明所同化，最後也難逃喪失其統治大權的命運，其盛衰成敗都有一定的原因，不能說其中包含了什麼莫名的神秘性。回教世界與西方世界初與蒙古武力接觸時，在其迅雷狂飈式的打擊力下，難免陷入驚恐失神狀態之中，於是將蒙古人視爲上帝的天譴或魔鬼的巨錘，

也是在宗教支配一切時代的人們之自然反應。但是各被征服的民族爾後不是終於復國了嗎？這是多麼值得安慰的事。而爲什麼西方文化中對蒙古人的成見與迷信却一直消除不了，隨時地在西方人的言語、文字或惡夢中隱現？蒙古人也是人類之一支，其崛起之過程與西方早期歷史中之日耳曼人、法蘭克人不過大巫小巫之別，而尤其可貴的是蒙古人有促成東西文化的交流之大功，間接地開啓了西方歷史的新階段，因此公正地說，在這一點上，就不應該一直視蒙古人爲野蠻民族。武斷地說蒙古人是冷血的以某種特殊的觀念爲其大肆屠殺的理由，而且反覆地強調這一點，不是出於一種非理性的猜測，就是別具用心。

也許譯者在看到作者對其先祖與族人的光榮武功之著力描述，便心有戚戚焉，而忽略了文中其它部分對蒙古民族性的如此重大的不正確見解。蒙古人絕非嗜殺與荒謬的民族，而是與世界上所有民族同等優秀，可以文明化的民族，其在歷史上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尤其值得也需要關切者進一步地肯定與深入研究。

今天，蒙古民族早已是構成我中華民族的主要成員，凡中國人皆應不坐視任何對我民族成員之一的曲筆妄論。很明顯地，懷有野心的帝國主義者在此一問題上有一種矛盾的手法，譬如他們至今仍持續地進行分化中華民族構成份子間的感情與共同基礎，希望達成中華民族的各自分裂獨立，可方便其侵略控制；另一方面却以蒙古人西征的歷史陳蹟爲例，高唱「黃禍」怪論，企圖鼓動反中國的逆流。而外蒙古之獨立，以及蘇俄和英國對新疆省和西藏

省的煽惑陰謀，與他們散佈在國際間的各類荒謬言論，就是鐵一般的證據。筆者以為，對抗這些邪惡陰謀，歷史的闡述工作確是一重要的武器，我國的歷史學家與小說家應實無旁貸地付起此一任務，以學術論著與小說的方式，清化西方人非理性的、狹隘的對蒙古或中國的看法，以杜絕不必要的東西方誤解與衝突，這至少也可以不使某些野心的霸權國家利用如此一種無聊的藉口為其侵略的張本。另外，筆者更希望國內的歷史小說家，是否可以不要只專力於描寫國史上重要人物的個人情緒或性生活？這樣的作品對歷史有相當大的污染作用，同時也大大地低貶了歷史對今人的鼓舞與教訓功用。這一代的中國人是多麼需要對國史上的英雄人物，及其偉大事功的多方面，有更深入的瞭解！在看了本書之後，凡是有心的中國人，是不會沒有這樣的感嘆的。

本書之著、譯兩方面均相當成功。譯者的態度尤其可貴。他充實了本書的內容，使這篇歷史小說兼具了學術性論著之優點。譯註中所包含的補充性與批評修正性意見，使中國讀者能從西方人立場上的許多片面看法落實到民族本位的認識，而尤其重要的是，史先生所說的，都是一本相關的歷史資料發言，這使得本書在可信性上，隨其可讀性相得益彰地提高。它似可以被視為歷史系學生的一本參考讀物。書後附錄二的「漢蒙文對照成吉思汗嘉言錄」頗有意義，可以幫助讀者對成吉思汗個人，與蒙古人的傳統精神較深入的了解。不知史先生是否已將之譯成英文，寄交作者蘭姆先生，可要求他在原著再版時補入，以增強本書之客觀性。